



百家笔会

等二哥回来

□ 钱永广

青草凄凄的河堤边,白鸟飞翔,清波荡漾。

一个7岁的小男孩,挥舞着手中的鞭子,他要带一群猪,赶到河对岸的坡上去吃青草。

猪儿乱窜,小男孩内心很慌乱,他怕因走失了一头猪,而受到责罚。小男孩急得满头大汗,他来回在岸滩上奔跑着。他费了好大劲,终于那群猪,全部赶到了草地上。

这是一块荒无人烟的沼泽地,远离村庄,平时难得见到一个人影。生产队利用那块沼泽地,在那里建了一个养猪场。

小男孩家很穷,生产队就把养猪场的事,交给了他家。

本来这群猪,是他的二哥来赶的。可因为他的二哥,今天一大早,就被父亲叫回家,帮忙去粮站卖粮了。

二哥说,镇上很热闹,这次到镇上粮站去卖粮,开学时,小男孩读书就有学费了。

二哥还告诉他,镇上还有好吃的大麦饼,只要他放好这群猪,回来他就买大麦饼给他吃。

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二哥就起床嘱咐他,千万别把猪放丢了。

二哥走了,小男孩在想象着,二

哥一大早回家后,怎样帮父亲把那一袋袋沉重的麦子扛上板车。两人又怎样用力,汗流浹背,把板车拉到粮站。他甚至想,二哥正在一家熟食店前,在买一只又香又大的大麦饼……恍惚间,他竟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似乎鼻尖已闻到了大麦饼的香味。

突然,他的耳边,传来了猪崽打架的声音。小男孩从恍惚中醒来,发现原来是两只猪崽,因为在拱一块荸荠地,而互相争斗。望着这两只因为争食,而打架的猪,他并不气恼。因为二哥告诉过他,这群猪养好了,养肥了,到了年底,生产队就会给他家多分粮食,全家就不会再忍饥挨饿,他也不用再像他二哥,因为没有学费而辍学回家放猪。

入夏的河滩,除了有猪的吼声,露天鸟的尖叫,就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没人讲话,小男孩觉得很孤独。幸亏还有一群猪崽和他作伴。

日头已经偏西,小男孩的肚子,开始咕咕乱叫。见一群猪崽在滩边休息,他转回那间低矮潮湿的土屋,揭开锅盖,锅里还有一碗泛着白沫的剩粥。

吃完剩粥,虽说天还大亮,但小

男孩已开始不停地朝二哥离开的方向张望。他在等他回来。

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西边的天空,像一幅画,放出了绚丽的晚霞,美丽极了。可小男孩根本无心欣赏,他在焦急地等待着二哥的回来。

如果到了夜晚,二哥还不回来,在这个荒无人烟的沼泽地,他会不会害怕?他记得,因为不肯入睡,父亲就曾经给他讲过鬼的故事。

他越想越怕,越怕就盼望在晚霞中,希望能有一个人影出现。

隐隐约约,远处的草甸上,似乎有一个人影,在挑着一个担子,朝这边走来。

从家里到这片沼泽地,有两三公里路。他知道,才13岁的二哥,不会有这么大的力气,挑着担子赶路。

挑担子的人,越来越近,是个男人,根本不是二哥,小男孩很失望。

天渐渐黑了下来。小男孩停止了在路口张望,赶紧转身把那群猪崽,从草地上赶回猪圈。

有两三只猪崽,总是调皮捣蛋,闯来闯去,不肯进圈。小男孩想到,只要有一头猪崽不肯进圈,哪怕丢了一头,年底生产队分粮食就会减半,全家定会饿肚皮。

小男孩很着急,他一边挥舞着鞭

子,一边失声痛哭。他很无助,也很害怕。

也许他的哭声,感动了猪崽。等小男孩把最后一头猪崽,赶进猪圈,关上圈门,天上已经生出了一轮明月。

明月照在温柔的河水上,浅滩上,也照在时时散发出阵阵臭味的猪舍上。

小男孩害怕极了,他蜷缩在那间土屋窝里,他脚都没洗,不知何时,他已睡着了。那夜,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二哥,连夜赶了回来。二哥从背包里,把那个又大又香的大麦饼拿了回来,递进他的手心,大麦饼热乎乎的,他不容分说,一口咬了上去,大麦饼又脆又甜,他开心极了。

正当他在梦中,吃着香又甜的大麦饼时,小男孩突然被人摇醒了。他眼睛一睁,发现原来是二哥。二哥告诉他,猪圈里的猪崽,他数过了,一头不少。小男孩闪着泪光问:“大麦饼呢?”

二哥答非所问,告诉他,因为卖粮人多,需要排队,所以回来晚了。

“大麦饼呢?”小男孩又问。

“我们卖粮卖到半夜,那个过程的人饿了,见我兜里有一块大麦饼,父亲怕他嫌我们麦子湿气大,要重新

晒,就把那大麦饼给他吃了。”二哥小声嘟囔着。

那一刻,小男孩的眼泪,哗的一下涌了出来。二哥赶紧抱起他,不停为他擦拭眼泪,连声说,下一次去卖粮,一定为他买一只大麦饼。

这是分田到户前的事了。如今,父亲早已去世,那个小男孩,和他的二哥,早已结婚生子。那段时间,因为二哥在那片沼泽地放猪,家里人才没有挨饿,小男孩才没有像他二哥那样,早早辍学。后来,小男孩考上了大学,并在城里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一个幸福的家。而他的二哥,则永远留在了那个养猪的沼泽地。在那里,他一年又一年,在放养着那群猪崽。

光阴如梭,弹指一挥间,此事虽然已过去了很久,但那天临时替代二哥放猪,并等二哥回来的小男孩,如今,他常常想起吃大麦饼的往事。他常常想,当年,二哥如果不去生产队放猪,也许他和他二哥一样,早早辍学回家,也许他就是那个放一辈子猪的人。

那个当年在养猪场,焦急等待二哥回来的小男孩,那个直到现在,还常常想起等着吃大麦饼的人,就是流着眼泪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我。

天涯诗海

残荷

(外一首)

■ 路雨

被蛙鸣推向了高潮
在曲终人散后跌入低谷
匆匆退场
池塘里的喧闹与繁华
渐渐淡出视野
那些整日里陪你
跳舞拍抖音的妙龄少女
如今都去了哪里
残败的茎叶上
全是岁月碾压过的痕迹
给世间
留下太多清冷与孤寂

是谁借秋风霜寒之手
把你移植在一张宣纸上
少了冗杂之笔
多了静美之美
像一幅构图简洁
笔力饱满的水墨画
意蕴深远风骨尚存
在即将化作淤泥之际
仍固守晚节
怀揣一颗纯净的灵魂
为轮回伏笔助力

鸟鸣满树

群鸟 盘旋而下
落在窗外秃兀的枝杈上
即刻披挂上光艳亮丽的色泽
缀满了鲜活的词语
充满生命的张力
温暖冬日的时光
振动的翅膀
像稠浓的叶片
在微风的摩擦下
抖落满树啾啾鸟鸣

瓦蓝明净的天空
叮叮当当的
阳光碎片
撞击出金属清脆的鸣响
在窗外轻快舒展
于无尽的幻觉中
衍生最美的诗意
别去打搅它们
给它们一份自由空间
让它们遁入秘境
创造更多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江南

■ 李月伟

被细雨打湿
且浸染的江南
是水国楼台
庭院唱晚中吟诵的词章
狭窄而悠长的雨巷
走不出诗人戴望舒笔下
那一袭旗袍的婉约
站在桥上观风景的人
用撑开的油纸伞
托起这个雨季的思绪和惆怅

乌篷船点缀一滩鸥鹭
青梅的味道
让江南酸甜的故事
穿越时空铺展
成就诗情画意的山水仙境
并被历史书写描绘
于是江南
总在烟雨的季节
让人有了牵挂和冲动



四季回音

枇杷花开

□ 张玉明



乡村韵味

乡村初冬

□ 魏有花

乡村的初冬,别有一番韵味。大自然的呼吸在这个季节里变得宁静而安详,仿佛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一个静谧的时刻。

我喜欢在初冬的时候走进乡村,静静地去感受这片没有喧嚣的田园,用心聆听冬天的声音。漫步在乡间的小路,我的心仿佛能感受到大地的脉搏,触摸到大自然的呼吸。

初冬的乡村,田野里一片萧条。稻谷已经收割完毕,天地间只剩下一片金黄的残烟,随风飘散。稻谷的香气还弥漫在空气中,田野上还有庄稼人忙忙碌碌,在认真清理庄稼的残留物,深翻土地,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严冬。他们的身影在金黄的田野中显得格外有力和坚定,他们是大地开拓者,也是大地的守护者。

这个时候,乡村的树木变得独特而美丽。树叶逐渐变黄,然后从树枝上飘落下来,如同一片片金色的雨滴,飘落在院落和村头。树木在初冬时节中展现出一种宁静的美,站在落叶纷纷的树林中,安静得几乎能听到树木的低语。是的,它们是在低语,那是在向我们诉说着大自然的奥秘。

初冬的乡村,最喜庆的还是那些可爱的动物们。它们或在田野中觅食,或在阳光下晒太阳。一只只

刚搬来住时,已是初冬时节。楼下的院子里,一棵陌生的树,正开着淡黄色的小花,似乎在欢迎我的到来。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清香,沁入肺腑。询问左邻右舍,才知道它叫作枇杷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枇杷树。虽然很陌生,但它的名字和果实,却早已很熟。妻每天要去菜市场买菜,有时会到路边的水果摊上,给小女儿捎回来一些应时的水果,这当中就有枇杷果。黄澄澄的皮,核大味酸。记得小女儿吃它时,每每酸得直流水,围拢上湿漉漉的。想到小女儿吃枇杷果时的可怜模样,我嘴里的唾液便也悄悄地多了起来。

又想起气管炎发作时经常服用的一种名叫“枇杷止咳露”的镇咳药,就是用这枇杷叶制成的。每当咳嗽不止时,我就像喝饮料一般猛饮它一气。味微甜,有一种清凉润喉的感觉。

在我的印象中,这枇杷果好像是来自南方的果品,想来这枇杷树当生长在温暖的南方了。如今是谁将它引种到这院子里来的呢?是为了看它四季常绿,终年不落宽的叶吗?它的叶一点也不秀美,毛毛糙糙的,缺少光

泽。是为了观赏它的淡黄色的花吗?它的花形花色,都与梅花极相似,只是梅花是先开花,后生叶,而它的花却在叶被宽大的叶片严严实实地遮掩着,一点也不显眼。还是为了想尝尝它味酸的果呢?尽管眼前的这株枇杷树正生机勃勃地长着,而且开着满树的花朵,抛开“桔逾淮北则为枳”的古训不谈,仅凭这西风寒紧,北风渐起,霜雪渐至,叫我怎能相信,怎敢奢望它还能结出那解馋的枇杷果呢?

而邻居们的回答却是肯定的:“会结果的,都已经结了好几年了。看这一树的花朵,就知道明年还是个大年呢。”

此后没事时,我就倚在楼前的栏杆边,守望着这株枇杷树。看它的花期静静地开过,将信将疑地等待它的果实慢慢地孕育。枇杷花从十一月一直开到翌年二月,这漫长的花期,经历的却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数九严寒,还有雪压霜欺。这期间有菊花、梅花匆忙地开过。菊花将硕大的花盘,高高地托举过头顶,却无奈“蕊寒香冷,蜂蝶难来”,最终只落得个“枝头抱香死”了。梅花虽然“香如故”,却也早已“零落成泥碾作尘”了。

而这枇杷花却开得如火如荼,自在潇洒。记得在一个雪后的中午,雪正在融化着。我裹着大衣,缩着脖子,从枇杷树下急急走过,忽然听见有“嗡嗡”的蜂鸣声。莫非有蜜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听觉和判断。然而当我抬头望时,不禁惊呆了,树上正有几只土蜂围着枇杷花采蜜传粉呢!它真的要结出果实呢!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深深印在脑海里,至今不能忘怀。

等到繁花落尽,枝头果然有青青的枇杷果历历在目,粒粒可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枇杷果一日日渐大渐黄。至五月初夏,早就等不耐烦的邻家孩童,急忙爬上树去,用竹竿打落熟透了,树上正有几只土蜂围着枇杷花采蜜传粉呢!它真的要结出果实呢!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深深印在脑海里,至今不能忘怀。

我终于对眼前的这株枇杷树肃然起敬了。能在严寒的冬季里开花,已属不易,其声名足可与梅菊相媲美;经冬历夏,还能孕出甜美的果实,这更是一个奇迹。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奇迹,更应该是一份圆满,一份完美了。人间完美属枇杷。我深以为是。

光阴故事

图书馆记忆

□ 刘士帅

堂嫂嫁给堂哥那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按我们当地的习俗,新媳妇过门前两天,娘家人要来送嫁妆。堂嫂送来的嫁妆很特别,除了当时老百姓常见的“三大件”,还有满满一大箱书籍,足有几百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书可是稀罕物。乡下孩子的书包里除了课本,再也寻不到任何一本多余的书籍。家长们也并不重视读书,有时宁愿给孩子买块糖吃,也绝不会想到为孩子买本书。堂嫂作为师范毕业新分配到我们村的教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了。

暑假开学后,我幸运地成为了堂嫂的学徒。堂嫂那些作为嫁妆的书籍自然也成了我们这些乡下孩子的精神食粮。每到周末,在学校表现优异的学生都有机会去堂嫂家里的“图书馆”借书。堂嫂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图书管理员。为了能借到书,大家都铆足了劲儿学习,爱看书的孩子越来越多了。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在后来的岁月里,阅读让我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

五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我们班在全镇统考中拿了第一。为了鼓励大家,堂嫂自费带我们去了县城图书馆。县城路途遥远,很多人都是头一回。进了图书馆,大家瞬间便被眼前的场景震住了,每个人

都恨不得多长几双眼睛——宽大的图书馆里,琳琅满目的书籍摆满了书架,随便拿起哪一本都能让人爱不释手。堂嫂说,她在师范学校上学时,每周都要来这个图书馆看书,临走还要借上两本书回学校看。“你们好好学习,将来可以来县城上学,到时候,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堂嫂的话我们都听懂了,那一次的图书馆之行,如同海上的灯塔,指引我们在求学路上勇往直前。

1992年,我初中毕业,直接考到了市区的一所中专。当我发现新学校的图书馆居然是一整座楼时,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赶紧给堂嫂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并感谢她当年的悉心培养,让我这个乡下的野孩子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在外求学的四年间,除了在学校图书馆借阅了大量书籍,我还多次前往市图书馆查资料、借阅图书。每次放假回家,书包里总不忘塞上一些我喜欢的书,堂嫂开始跟我“借”书了……如今,全国各地的图书大厦、图书馆都在以崭新的姿态迎接读者,更有一些图书馆成为了网红打卡胜地。今年暑假,我带女儿去了一家国内著名的网红图书馆,那里时尚的建筑风格,集文化、休闲、娱乐于一身的包容性设计,吸引了大批读者,图书馆人口很快便排起了

冬日的晒坪

□ 黎耘

故乡冬日的晒坪,很幽静。几只麻雀悄悄地落在瓦谷堆上刨食。

还是儿时戏耍的晒坪。只是,修整得比从前更加宽阔,更加平整。

我安详地倚靠着晒坪旁边的稻草堆,闭目嗅着久违的稻谷余香。草堆很暖,很柔软。冬阳的触须轻柔地抚摸我的面颊。

走进梦中的是邻家小阿妹,两人天真无邪地玩耍着游戏着。马踏踏着时光,继续前行。一条河隔断前路。这是那条叫忘川的不很宽却很深的小河,把我和邻家阿妹隔开,渐行渐远……

一只麻雀无可顾忌地把我当成了稻草人,站在我的头顶,把我惊醒。

我从梦中走出来,睁开双眼,家乡的山水依旧在,老屋已被岁月删除,许多新移植的楼房成了美丽乡村的风景。

站在晒坪上,可以看到忘川。当年的小木桥也被删除了,钢筋混凝土公路桥上,车来车去,人来人往……

其实,有一种删除不叫“删除”,叫“铭记”。

站在晒坪上,对着忘川,我默默地问一声:邻家小阿妹,你现在可好?……

长队……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少年时代堂嫂的“图书馆”,我赶紧用手机拍下图片发给堂嫂。堂嫂回话:“这样的图书馆,嫂子年轻那会儿想都不敢想啊!”